

〔宋〕道原著
顾宏义译注

景德传灯录译注

【三】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〔宋〕道原 著
顾宏义 译注

景德传灯录译注

【三】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卷十五 青原行思禅师法嗣(之二)

青原行思禅师法嗣下四世

前澧州龙潭崇信禅师法嗣

朗州德山宣鉴禅师

朗州德山⁽¹⁾宣鉴禅师，剑南⁽²⁾人也，姓周氏。少岁出家，依年受具。精究律藏，于性相诸经⁽³⁾，贯通旨趣。常讲《金刚般若》，时谓之“周金刚”。厥后访寻禅宗，因谓同学曰：“一毛吞海，海性无亏。纤芥投锋，锋利不动。学与无学，唯我知焉。”因造龙潭信禅师，问答皆一语而已。前章出之。师即时辞去，龙潭留之。一夕于室外默坐，龙问：“何不归来？”师对曰：“黑。”龙乃点烛与师，师拟接，龙便吹灭，师乃礼拜。龙曰：“见什么？”曰：“从今向去，不疑天下老和尚舌头⁽⁴⁾也。”至明日，便发。龙潭谓诸徒曰：“可中有一个汉，牙如剑，口似血盆，一棒打不回头。他时向孤峰顶上，立吾道在。”

师抵于泐山，从法堂西过东，回视方丈，泐山无语。师曰：“无也！无也！”便出至僧堂前，乃曰：“然虽如此，不得草草⁽⁵⁾。”遂具威仪上再参，才跨门，提起坐具，唤曰：“和尚！”泐山拟取拂子，师喝之，扬袂而出。泐山晚间问大众：“今日新到僧何在？”对曰：“那僧见和尚了，更不顾僧堂，便去也。”泐山问众：“还识遮阿师也无？”众曰：“不

识。”洸曰：“是伊将来有把茅盖头⁽⁶⁾，骂佛骂祖去在。”

师住澧阳三十年，属唐武宗废教，避难于独浮山之石室。大中初，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崇德山精舍，号古德禅院，相国裴休题额见存。将访求哲匠住持，聆师道行，屡请，不下山。廷望乃设诡计，遣吏以茶盐诬之，言犯禁法，取师入州。瞻礼，坚请居之，大阐宗风。总印禅师开山创院，鉴即第二世住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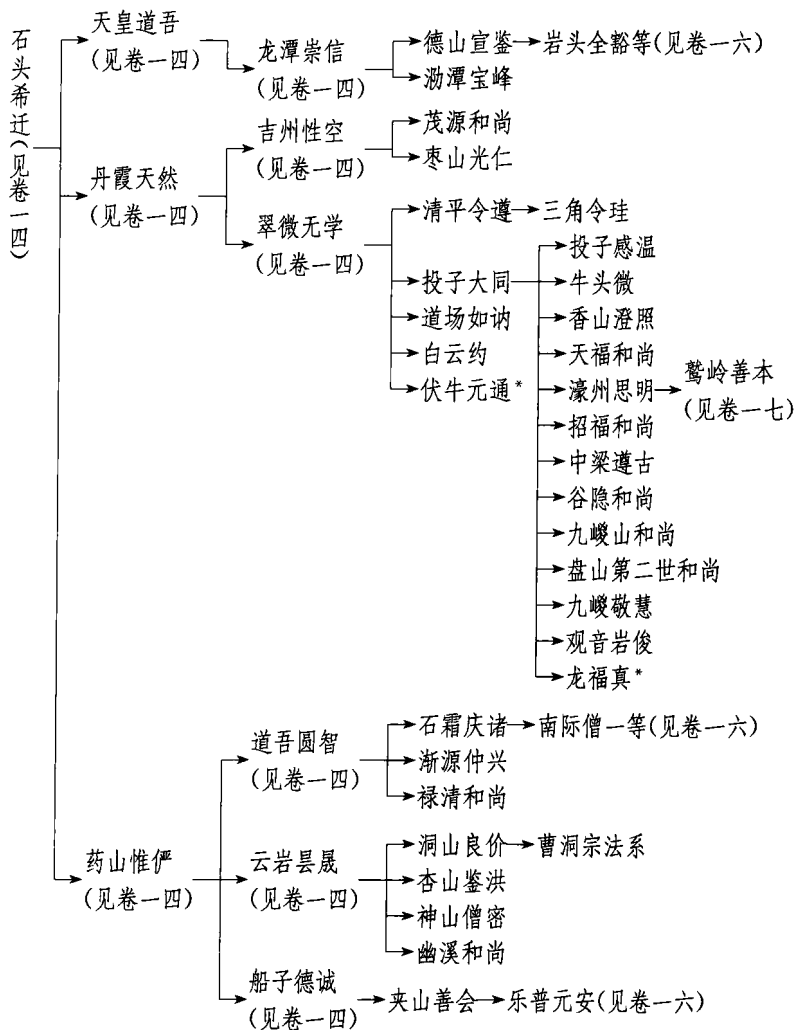
师上堂谓众曰：“于己无事，则勿妄求，妄求而得，亦非得也。汝但无事于心，无心于事，则虚而灵，空而妙。若毛端许言之本末者，皆为自欺。毫釐系念，三涂⁽⁷⁾业因。瞥尔生情，万劫羁锁。圣名凡号，尽是虚声。殊相劣形，皆为幻色。汝欲求之，得无累乎？及其厌之，又成大患，终而无尽。”

师上堂曰：“今夜不得问话，问话者三十拄杖。”时有僧出，方礼拜，师乃打之。僧曰：“某甲话也未问，和尚因什么打某甲？”师曰：“汝是什么处人？”曰：“新罗人。”师曰：“汝上船舷时，便好与三十拄杖。”法眼云：“大小德山语作两橛。”玄觉云：“丛林中唤作隔下语且从，只如德山道问话者三十拄杖，意作么生？”

有僧到参，师问维那：“今日几人新到？”对曰：“八人。”师曰：“将来一时生案⁽⁸⁾著。”

龙牙问：“学人仗镢鋤剑⁽⁹⁾拟取师头时如何？”师引颈，法眼别云：“汝向什么处下手？”龙牙曰：“头落也。”师微笑。龙牙后到洞山，举前语，洞山曰：“德山道什么？”云：“德山无语。”洞山曰：“莫道无语，且将德山落底头呈似老僧。”龙牙省过忏悔。有人举似师，师曰：“洞山老人不识好恶，遮个汉死来多少时，救得有什么用处？”

表 27 石头宗法系表(二)



僧问：“如何是菩萨？”师打曰：“出去，莫向遮里厕！”

僧问：“如何是佛？”师曰：“佛即是西天老比丘。”

雪峰问：“从上宗风，以何法示人？”师曰：“我宗无语句，实无一法与人。”岩头闻之曰：“德山老人一条脊梁骨硬似铁，拗不折。然虽如此，于唱教门中犹较些子。”保福拈问招庆：“只如岩头出世，有何言教过于德山，便怎么道？”庆云：“汝不见岩头道：如人学射，久久方中。”福云：“中时如何？”庆云：“展阍黎，莫不识痛痒⁽¹⁰⁾！”福云：“和尚今日非唯举话。”庆云：“展阍黎是什么心行？”明昭云：“大小招庆错下名言。”

师寻常遇僧到参，多以拄杖打。临济闻之，遣侍者来参，教令：“德山若打，汝但接取拄杖，当胸一拄。”侍者到，方礼拜，师乃打，侍者接得拄杖，与一拄，师归方丈。侍者回，举似临济，济云：“从来疑遮个汉。”岩头云：“德山老人寻常只据目前一个杖子，佛来亦打，祖来亦打，争奈较些子！”东禅齐云：“只如临济道：我从前疑遮汉。是肯底语，不肯语？为当别有什么道理？试断看。”

师上堂曰：“问即有过，不问又乖。”有僧出礼拜，师便打。僧曰：“某甲始礼拜，为什么便打？”师曰：“待汝开口，堪作什么？”

师令侍者唤义存，即雪峰也。存上来。师曰：“我自唤义存，汝又来作什么？”存无对。

师见僧来，乃闭门。其僧敲门，师曰：“阿谁？”曰：“师子儿。”师乃开门，僧礼拜，师便骑项曰：“遮畜生什么处去来？”

雪峰问：“古人斩猫儿⁽¹¹⁾，意如何？”师乃打趁，却唤曰：“会么？”峰曰：“不会。”师曰：“我怎么老婆，也不会？”

僧问：“凡圣相去多少？”师便喝。

师因疾，有僧问：“还有不病者无？”师曰：“有。”曰：“如何是不病者？”师曰：“阿邪！阿邪！”师复告诸徒曰：“扣空追响^[12]，劳汝心神。梦觉觉非，竟有何事？”言讫，安坐而化，即唐咸通六年乙酉十二月三日也，寿八十六，腊六十五。敕谥见性大师。

【注释】

[1] 德山——在湖南常德境内，传说上古尧时贤人善卷让王位而隐居于此，故称之为德山。 [2] 剑南——道名，唐代贞观元年(627年)置，以在剑阁之南得名，辖境相当于今四川涪江流域以西、大渡河流域和雅砻江下游以东，以及云南西部、贵州西部等地。 [3] 性相诸经——指法性宗与法相宗之经论。 [4] 舌头——此指言语。 [5] 草草——匆促；不从容。 [6] 把茅盖头——指某禅师开始住持寺院。 [7] 三涂——“涂”通“途”。一为火途，地狱趣猛火所烧之处。二为血途，畜生趣互相食之处。三为刀途，饿鬼趣以刀剑杖逼迫之处。 [8] 生案——“生”，生硬、勉强之意。“案”，通“按”。 [9] 镆铘剑——即“莫邪剑”，古代宝剑名。传说春秋时吴王令干将铸剑，铁汁不下，其妻莫邪投身炉中，铸成两剑，雄剑名干将，雌剑名莫邪。 [10] 不识痛痒——比喻不懂得问题的要害、关键。 [11] 古人斩猫儿——即南泉禅师斩猫的公案，参见本书《南泉普愿禅师章》。 [12] 扣空追响——扣摸虚空，以图追逐回声，比喻虚妄徒劳无功的行为。

【译文】

朗州(湖南常德)德山宣鉴禅师(780~865年)，剑南人，俗姓周氏。他幼年出家，随着年龄长大而受具足戒。他精心研究佛经律藏著述，对于法性、法相两宗的经论，都透彻地理解其宗旨趋向。因为宣鉴经常宣讲《金刚般若经》，所以当时人们称他为“周金刚”。此后，宣鉴想去参拜禅宗，就对同学说道：“用一根毛发去兼并大海，大海的本性不会有丝毫的亏损。用纤维草籽去碰击刀锋，刀锋的锋利也不会产生变化。学习与不学习，只有我自己才知道。”于是他前去龙潭参拜崇信和尚，提问、回答都只有一句话而已。记载于前述之《龙潭崇信禅师章》。宣鉴当时就要辞别而去，被龙

潭和尚给留下了。有一天晚上，宣鉴于室外默默地打坐，龙潭和尚问道：“为什么还不归去？”宣鉴回答：“天黑。”龙潭和尚就点亮一支蜡烛给宣鉴，宣鉴准备接下，龙潭和尚便吹灭蜡烛，宣鉴随即礼拜。龙潭和尚问道：“看见了什么？”宣鉴回答：“从今以后，再也不怀疑天下老和尚所说的话了。”到明天，宣鉴就离去了。龙潭和尚对众徒说道：“我们当中有一个汉子，眼睛如剑，嘴巴像血盆，一棒子打下去也不回头。日后会在孤峰顶上，建立我的宗门。”

宣鉴禅师来到泐山，在法堂里，从西面走到东面，回头注视着方丈，泐山灵祐和尚沉默不语。宣鉴说道：“没有啊，没有！”随即走出法堂，来到僧堂前，方才说道：“即使是这样的，仍然不可以草率。”于是他整齐衣容，庄严地前去参拜，才跨进门，就提起坐具招呼道：“和尚！”泐山和尚打算拿拂尘，宣鉴大声断喝，衣袖一甩就出去了。到了晚上，泐山和尚问众僧道：“今天新来的僧人在哪里？”众僧回答：“那僧人参见和尚完了，再也没回头看僧堂，一直去了。”泐山和尚问众僧道：“还有人认识这位禅师吗？”众僧回答：“不认识。”泐山和尚说道：“这个人将来有把茅草盖头以后，就会呵佛骂祖。”

宣鉴禅师在澧阳（今湖南澧县）住了三十年，正遇到唐武宗废灭佛教，就避难于独浮山（今常德临澧县太浮山）的石室。大中（847～859年）初年，武陵（今湖南常德）太守薛廷望再次修缮德山精舍，号称古德禅院，相国裴休题写的院额现在还保存着。准备访求道行精深的高僧来住持，听到宣鉴禅师的道行，就屡次延请，但宣鉴都不肯下山。薛廷望于是设下奇计，派遣官吏以茶、盐之事诬告他，说他触犯了禁令法律，把宣鉴捉到了州城。薛廷望瞻仰礼拜宣鉴后，坚决请求他居住在那里，光大阐扬禅家宗风。总印禅师开山创置禅院，宣鉴禅师为第二世住持。

宣鉴禅师上堂对众僧说道：“如果自己无事，就不要妄作追求，若是这样得到的也就等于没有得到。你们只要不把事情记挂

在心中,而不在心中记挂事情,那么心中就会虚而灵,空而妙。如果是一点点言谈涉及事情的本末,也都是自己欺骗自己。有丝毫系连心念,就会陷入三途之果报因缘。忽然间产生的情缘,则会成为万劫中的枷锁。圣人之名与凡人之号,全都是虚假的声音。不同的相貌与恶劣的形象,全都是虚幻之色。你们企图追求这些,能不疲劳吗?等到对这些声色产生厌恶之心时,这又成了大害,最终也没有益处。”

宣鉴禅师上堂说道:“今夜不能问话,如有问话的就给他三十拄杖。”当时有一僧人站出,刚刚礼拜,宣鉴就打他。那僧人问道:“我话也没有问,和尚为什么打我?”宣鉴反问道:“你是哪里人?”那僧人回答:“新罗人。”宣鉴说道:“你上船的时候,就该挨三十拄杖了。”法眼和尚说道:“多少德山和尚的话分作两截。”玄觉禅师说道:“丛林中叫做隔下语就不说了,只如德山和尚所说的:问话的人挨三十拄杖。其意思是什么?”

有僧人前来参拜,宣鉴禅师问维那道:“今天新来了几个人?”维那回答:“八个人。”宣鉴说道:“拿来一齐强掐着。”

龙牙禅师问道:“学生手提莫邪剑打算砍下和尚的头时怎么样?”宣鉴禅师伸长了脖子,法眼和尚别为回答:“你从什么地方下手?”龙牙叫道:“头落下了。”宣鉴微笑着。后来龙牙来到了洞山,把这话头又举了出来,洞山良价和尚问道:“德山和尚说了什么?”龙牙回答:“德山和尚没有回答。”洞山和尚说道:“不要说没有说话,且把德山掉落下来的头呈交给老僧。”龙牙这才明白了过错,连忙忏悔道歉。有僧人把这事告诉了宣鉴禅师,宣鉴说道:“洞山老和尚不识好恶,这个家伙死去多少时辰了,救活他有什么用处?”

有僧人问道:“什么是菩提?”宣鉴禅师打他道:“出去,不要在这里屙屎!”

有僧人问道:“什么是佛?”宣鉴禅师回答:“佛就是西天的老比丘。”

雪峰义存问道:“至极玄妙的禅宗门风,是拿什么法来指示人

的？”宣鉴禅师回答：“我的宗门没有语句，实在没有一法可以指示人。”岩头全豁闻听以后说道：“德山老和尚的一条脊梁骨像铁一样硬，折不断。即使这样，在唱导教化之门中还算是马马虎虎的。”保福从展禅师举出这话头问招庆道匡禅师道：“只是像岩头和尚出世，有什么言语教化超过了德山和尚，就这样说话？”招庆和尚回答：“你没有看见岩头和尚说道：就像是人学习射击，练习了很久才能射中靶心。”保福和尚问道：“射中时怎么样？”招庆和尚说道：“从展闍黎，不要这样不识痛痒！”保福和尚说道：“和尚今天不只是举这话头。”招庆和尚说道：“从展闍黎是什么心行？”明招和尚说道：“多少招庆和尚错下了名词。”

宣鉴禅师平常遇到僧人前来参拜，多用拄杖打。临济义玄禅师听说后，就派遣侍者来参拜，并教他道：“德山禅师如果打你，你只要接住拄杖，当胸拄他一下。”侍者来参见，刚礼拜，宣鉴就打他，侍者接住拄杖，向他拄了一下，宣鉴就回到方丈。侍者回来说给临济和尚听，临济和尚说道：“一开始就怀疑这个家伙。”岩头全豁禅师说道：“德山老和尚平常只带眼前一条拄杖，佛来也打，祖师来也打，怎么会有一点儿差别呢！”东禅齐禅师说道：“只是像临济和尚所说的：我一开始就怀疑这个家伙。是许可他的话，还是不许他的话？还是另外有什么说法？试着说说看。”

宣鉴禅师上堂说道：“提问就已有过错，不提问又违背道理。”有一个僧人站出礼拜，宣鉴就打他。那僧人问道：“我刚刚礼拜，为什么就打？”宣鉴说道：“等到你开了口，还能作什么呢？”

宣鉴禅师令侍者去叫义存，即雪峰和尚。义存上来。宣鉴问道：“我自己是在招呼义存，你又来作什么？”义存无言以对。

宣鉴禅师看见僧人前来，就关上了门。那僧人敲门，宣鉴问道：“是谁啊？”那僧人回答：“狮子儿。”宣鉴才开门，僧人礼拜，宣鉴就骑在僧人的头颈上说道：“这畜生到什么地方去了回来？”

雪峰义存问道：“古人斩杀猫儿，是什么意思？”宣鉴禅师就打着赶他出去，又招呼道：“领会了吗？”雪峰回答：“没有领会。”宣鉴说道：“我这样的苦口婆心，你还不能领会？”

有僧人问道：“凡人与圣人之间相差有多少？”宣鉴禅师便大喝。

宣鉴禅师生了病，有僧人问道：“还有不生病的吗？”宣鉴回答：“有。”那僧人问道：“怎样才是不生病的？”宣鉴叫道：“啊呀！啊呀！”宣鉴又告诉众徒道：“扪摸虚空追逐幻响，徒然使你们心神劳累。梦中醒来，才觉察是虚幻，毕竟有什么事？”宣鉴说完，就端坐着圆寂了，这一天即唐代咸通六年乙酉岁（865年）十二月二日，他享年八十六岁，法腊六十五岁。天子赐予他谥号曰见性大师。

【说明】

宣鉴禅师接引学人的方式比之一般禅师更为峻烈，常用棒喝来猛截学人的情思理究，对参究学人“道得也三十棒，道不得也三十棒”，充分体现其特殊门风，而称之“德山棒”。禅宗认为佛法不可思议，开口即错，用心即乖，故有些禅师为打破学人的迷情执著，或用棒，或用喝，或棒喝交施，作为施教之法。“喝”当始于马祖道一，而“棒”即始于德山宣鉴。宣鉴“寻常只据目前一个杖子，佛来亦打，祖来亦打”，使得宗风峻烈的“德山棒”与“临济喝”一样著名。同时，德山宣鉴为彻底破除学人对世出世法的执著，也拈出毁佛毁祖的手段，公然宣称：“我先祖见处即不然，这里无祖无佛，达磨是老臊胡，释迦老子是干屎橛，文殊、普贤是担屎汉，等觉、妙觉是破执凡夫，菩提、涅槃是系驴橛，十二分教是鬼神簿、拭疮疣纸，四果、三贤、初心、十地是守古冢鬼，自救不了。”（见《五灯会元》卷七）这种痛快淋漓的呵佛骂祖，实质上是六祖慧能南宗的不假文字，强调顿心自悟，扫除一切外在的经教与权威等特色之发展的必然结果，其根本目的，与棒喝齐施一样，在于教导人们不要有任何外在的束缚，停止一切向外的追求，以自证自悟，达到佛我合一，佛即是我、我即是佛的境界。

洪州泐潭宝峰和尚

洪州泐潭宝峰和尚。有僧新到，师谓曰：“其中事即

易道，不落其中事，始终难道。”僧曰：“某甲在途时，便知有此一问。”师曰：“更与二十年行脚，也不较^{〔1〕}多。”曰：“莫不契和尚意么？”师曰：“苦瓜那堪待客！”

师问僧：“古人有一路接后进初心，汝还知否？”曰：“请师指出古人一路。”师曰：“恁么即阇梨知了也。”曰：“头上更安头。”师曰：“宝峰不合问仁者。”曰：“问又何妨？”师曰：“遮里不曾有人乱说道理，出去！”

【注释】

〔1〕较——太；甚。又作“教”。

【译文】

洪州（今江西南昌）泐潭宝峰和尚。有僧人新来参拜，宝峰和尚对他说道：“其中之事情容易说，不在于其中的事情，终究难以言说。”那僧人说道：“我在来的途中，就知道有这样一个问题。”宝峰和尚说道：“再让你云游参学二十年，也不算太多。”那僧人问道：“难道没有契合和尚的意思么？”宝峰和尚说道：“苦瓜怎么能用来招待客人！”

宝峰和尚问一僧人道：“古人有一条路用以接引后进的初心，你还知道吗？”那僧人请求道：“乞请和尚指示古人的这一条路。”宝峰和尚说道：“这么说来阇黎是知道的了。”那僧人说道：“头上再安一个头。”宝峰和尚说道：“宝峰不应该问仁者。”那僧人说道：“问又有什么妨碍！”宝峰和尚说道：“这里不曾有人乱说道理，出去！”

前吉州性空禅师法嗣

歙州茂源和尚

歙州茂源和尚。平田来参，师欲起身，平田乃把住

曰：“开口即失，闭口即丧。去却恁么时，请师道。”师以手掩耳而已。平田放手曰：“一步易，两步难。”师曰：“有什么死急？”平田曰：“若非此个，师不免诸方点检。”

【译文】

歙州(今安徽歙县)茂源和尚。平田普岸禅师前来参禅，茂源和尚想要站起来，平田即搀住他说道：“开口就失去，闭口就丧失。除了这两方面，请和尚快说。”茂源和尚只是用手捂住耳朵而已。平田放开了手说道：“一步容易，两步艰难。”茂源和尚说道：“有什么好死急的？”平田说道：“如果不是那个，和尚免不了会被各地大德指指点点。”

枣山光仁禅师

枣山光仁禅师，上堂次，大众集，师从方丈出，未至禅床，谓众曰：“不负平生行脚眼目，致个问讯将来，还有么？”方乃升堂坐。时有僧出礼拜，师曰：“不负我且从大众，何也？”便归方丈。翌日，有别僧请辨前语意旨如何，师曰：“斋时有饭与汝吃，夜后有床与汝眠，一向煎迫^{〔1〕}我作什么？”僧礼拜，师曰：“苦！苦！”僧曰：“请师直指。”师乃垂足曰：“舒缩一任老僧。”

【注释】

〔1〕煎迫——吵闹、逼迫。

【译文】

枣山光仁禅师，上堂时候到，僧众已聚集，他方从方丈中出来，还未走到禅床，就对众僧说道：“不要辜负平生行脚所得的眼目，向我提出个问题，还有没有啊？”这才升堂坐下。当时有一个僧人站出礼拜，光仁问道：“不辜负我而随从大众，为什么呢？”说

完就回方丈了。第二天,另外有一个僧人请求辨明昨天所说之话的意思是什么,光仁说道:“到开斋时有饭给你吃,到晚上有床给你睡,你却一直吵吵闹闹地逼迫我干什么?”那僧人礼拜,光仁叫道:“苦啊!苦啊!”那僧人说道:“请和尚直接指明。”光仁就垂下一只脚说道:“舒展收缩,完全听从老僧之意。”

前京兆翠微无学禅师法嗣

鄂州清平山令遵禅师

鄂州清平山令遵禅师,东平人也,姓王氏。少依本州北菩提寺,唐咸通六年落发,后诣滑州开元寺受具,攻律学。一旦谓同流曰:“夫沙门应决彻死生,玄通佛理,若乃孜孜⁽¹⁾卷轴,役役⁽²⁾拘文,悉数海沙,徒劳片心。”遂罢所业,远参禅会。至江陵白马寺堂中,遇一老宿,名曰慧勤,师亲近询请,勤曰:“吾久侍丹霞,今既垂老,倦于提诱。汝可往谒翠微,彼即吾同参也。”师礼辞而去,造于翠微之堂,问:“如何是西来的的意?”翠微曰:“待无人,即向汝说。”师良久曰:“无人也,请师说。”翠微下禅床,引师入竹园。师又曰:“无人也,请和尚说。”翠微指竹曰:“遮竿得恁么长,那竿得恁么短。”师虽领其微言,犹未彻其玄旨。文德元年,抵上蔡。会州将⁽³⁾重法,创大通禅苑,请阐宗要。师自举初见翠微语句,谓众曰:“先师入泥入水⁽⁴⁾为我,自是我识好恶。”师自此化导,将十稔。至光化中,领徒百余游鄂州,从节度使杜洪⁽⁵⁾请,居清平山安乐院。

上堂曰:“诸上坐,夫出家人须会佛意始得。若会佛

意,不在僧俗、男女、贵贱,但随家丰俭安乐便得。诸上坐尽是久处丛林,遍参尊宿,且作么生会佛意?试出来大家商量。莫空气高⁽⁶⁾,至后一事无成,一生空度。若未会佛意,直饶头上出水,足下出火,烧身炼臂⁽⁷⁾,聪慧多辩,聚徒一千二千,说法如云如雨,讲得天华乱坠⁽⁸⁾,只成个邪说,争竞是非,去佛法大远在。诸人幸值色身安健,不值诸难,何妨近前著些工夫,体取佛意好!”时有僧问:“如何是大乘?”师曰:“麻索⁽⁹⁾。”曰:“如何是小乘?”师曰:“钱贯。”

问:“如何是清平家风?”师曰:“一斗面作三个蒸饼⁽¹⁰⁾。”

问:“如何是禅?”师曰:“胡孙⁽¹¹⁾上树尾连颠⁽¹²⁾。”

问:“如何是有漏⁽¹³⁾?”师曰:“策篱⁽¹⁴⁾。”曰:“如何是无漏?”师曰:“木杓。”

问:“靛面相呈⁽¹⁵⁾时如何?”师曰:“分付与典坐。”

自余逗机⁽¹⁶⁾方便,靡徇时情,逆顺卷舒,语超格量。天祐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午时归寂,寿七十有五。周显德六年,敕谥法喜禅师,塔曰善应。

【注释】

[1] 孜孜——勤恳的样子。 [2] 役役——劳碌的样子。 [3] 州将——守卫州城的将领,此泛指州府长官。 [4] 入泥入水——比喻不辞辛劳地接引学人,其意与“老婆心”相近。 [5] 杜洪——唐末鄂州人,黄巢起义军进攻江南,他从军为州将,后逐去岳州刺史而自居之,又乘虚入鄂州,自称节度留后,寻拜本军节度使。后阴附朱全忠,被李神福等击败,诛死。 [6] 气高——自视甚高。 [7] 烧身炼臂——用火来烧灼自己的身体,为佛教徒修习的苦行之一。 [8] 天华乱坠——即“天花乱坠”。相传佛说法时,诸天感动,飘撒香花作为供养,形成天花乱坠的场景。又《高僧传》载南朝梁武帝延请云光法师在金陵城南讲经,天花纷坠。花雨落地即成斑斓的雨花石,云光法师说法处的山丘也被称作雨花台。后以“天花乱坠”称美高僧说法。 [9] 麻索——

令遵禅师故意将“大乘”谐音为“大绳”，故答以“麻索”（麻绳）。下文即将“小乘”谐音为“小绳”，因答于“钱贯”（穿铜钱的细麻绳）。〔10〕蒸饼——即“炊饼”，为古代蒸制面食的统称。北宋时，为避宋仁宗赵祯之讳，而改“蒸饼”为“炊饼”。〔11〕胡孙——即“猢猻”，猴子。〔12〕颠——头顶。〔13〕有漏——指具有种种俗世烦恼。无漏即指没有这些烦恼。〔14〕箴篱——用竹片编成的勺形器具，水能作隙孔中漏下。〔15〕觌（dí）面相呈——也作“觌面相承”，指亲自、当面承接禅机。〔16〕逗机——逗，止、投之意。小大顿渐之教法，各止于其机类而不通融于其他。此是就方便教法而言。

【译文】

鄂州（今湖北武汉）清平山令遵禅师（845～919年），东平（今属山东）人，俗姓王氏。他少年时就皈依本州城北菩提寺出家，唐代咸通六年（865年）落发，后来前往滑州（今河南滑县）开元寺受具足戒，攻读戒律之学。有一天，他对同学说道：“作为沙门应该决然了彻生死大事，贯通佛理，如果只是孜孜于经卷之中，劳碌于现成的文字里，就好像是要数清楚大海中的沙子一样，徒然劳累此心。”于是他放弃自己的学业，远来参拜禅会。令遵到了江陵（今湖北荆州）白马寺，在法堂中遇到一个老和尚，名叫慧勤，他亲近慧勤和尚，询问请益禅法，慧勤和尚说道：“我长年侍从丹霞和尚，现在已经年老了，懒于提携诱导后学。你可以前往翠微山拜谒无学禅师，他就是我的同学。”令遵便致礼拜谢而去，来到翠微山无学和尚的法堂上，问道：“什么是祖师西来确切的旨意？”翠微和尚说道：“等到没有人的时候，就对你解说。”令遵过了片刻又说道：“现在没有人了，请和尚解说吧。”翠微和尚走下了禅床，引着令遵进入了竹园。令遵又说道：“现在没有人了，请和尚解说。”翠微和尚指着竹子问道：“这根竹竿得这么长，那根竹竿得这么短。”令遵虽然领会了其中的微意，但还是没有彻底晓悟其中玄妙旨意。文德元年（888年），令遵抵达上蔡（今属河南）。正逢州将重视佛法，创立了大通禅苑，请令尊住持，阐扬佛宗要旨。令遵就把当初参见翠微和尚的语句告诉众僧道：“先师不辞辛劳地接引我，

只是我不识好歹，没能领悟。”令遵从此教化诱导学人，将近十年。到光化(898~901年)年间，令尊禅师率领徒众百余人来到鄂州，接受节度使杜洪的邀请，住持清平山安乐院。

令遵禅师上堂说法道：“诸位上座，出家人必须领会佛的旨意才行。如果能领会佛的旨意，不论是僧俗、男女、贵贱，只要随自己家庭富裕或节俭而安乐生活就可以了。诸位上座都是久住丛林，到处参拜高僧大德，究竟是怎样领会佛的旨意的？试说出来让大家商量讨论一下。不要徒然自视太高，到最后却一事无成，一生白白地虚度。如果没有领会佛的旨意，即使自己的头上出水，脚下生火，烧身炼臂，聪慧且善于辩论，聚集了一千、二千个徒众，说法如云如雨，讲得天花乱坠，也只是个邪说，争论的是是非非，离开佛法实在太远了。诸位幸好身体安健，没有遇到各种劫难，不妨现在就多花些功夫，且体会佛的旨意为好！”当时有一位僧人问道：“什么是大乘？”令遵回答：“麻绳。”那僧人又问道：“什么是小乘？”令遵回答：“穿钱的细绳。”

有僧人问道：“什么是清平山的家风？”令遵禅师回答：“一斗面粉作了三个蒸饼。”

有僧人问道：“什么是禅？”令遵禅师回答：“猴子上树尾巴连着头顶。”

有僧人问道：“什么是有漏？”令遵禅师回答：“箴篱。”那僧人又问道：“什么是无漏？”令遵回答：“木杓。”

有僧人问道：“当面相承的时候怎么样？”令遵禅师回答：“就交给典座。”

令遵禅师其他随机指点学人机缘的方法，从不顺合世俗所见，提问回答舒卷自如，出语惊人。天祐十六年(919年)正月二十五日午时，令遵禅师圆寂，享年七十五岁。后周显德六年(959年)，天子赐令遵谥号曰法喜禅师，灵塔名善应之塔。